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

四



周易經傳集解卷第二

後學鄱陽董真卿

編集



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音訓坤陸氏曰

牝陸頻忍反

集解

程子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粹則

附錄

義如云利牝馬之貞

經

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則坤便是有三德羅氏拾遺。朱子語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自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鍤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此伊川只爲此說不通必大

纂註

畫鵠乾一而圓其精爲日坤二而

闕其精爲月故於文曰圓而一月闕而二日月爲陰陽代貞。項氏曰四明樓尚書鑰言北方畜馬蕃庶當游牝時每一壯將十乳以出雖千百爲羣各從其牡終不他合此所謂牝馬之貞也蓋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莫牝馬之若也故聖人取以象坤。蔡氏曰乾貞

剛健專固坤貞柔順承從

君子有攸往

集解

程子曰君子所行柔順

由先迷後得主利

集解

程子曰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

其常也主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

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

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唯是主

利字迪

附錄

程子曰西南陰方東

陸息浪反

集解

程子曰西南陰方東

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

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至故其名与象皆不

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

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朱子曰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

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与象皆不

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

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爲

大亨而利以順健爲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

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吉也

附錄

朱子語利牝馬之貞言

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

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

亦自不妨爲有慶坤北乾都是折一半用底易說問東北

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

亦自不妨爲有慶坤北乾都是折一半用底易說問東北

喪明而南得明何也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以  
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  
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節先迷後  
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爲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  
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卦之間得明喪明  
占得坤卦從西南方得其明從東北方失其明西南陰方  
不得地自然喪明蓄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故云利永貞  
到坤只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乾  
主有利端問坤彖辭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字意在  
遂解云君子所以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  
下向伊川只見彖象辭押匀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  
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錄伊川說東北喪明返但不知這  
处添得許

纂註

郭氏雜

曰自君子有攸往以下皆人道辭

徐氏之祥曰喪明

便

是先迷得朋便是後得

龍氏曰巽离坤兌陰之朋也

乾坎艮震陽之朋也

双湖先生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

坤自取牝馬象晉錫馬蓄庶亦坤象此象雜占中元亨利

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卦君子以下申占辭也君子指筮

著畫卦自下而上卦居先上卦居後下坤在重坤之下

有先迷象迷皆也上坤在初坤之上有後得象主利

言貞

占居先則迷居後則得而主有所利也亦上坤在地土可  
生物象上坤又有在西南方象得朋巽离兌也下坤又有  
在東北方象喪朋喪西南之朋也安貞吉其字後天八卦  
方位安西南之正乎蓋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後天卦位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羑里之  
囚耶昧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尽於此矣今觀自利牝馬  
貞而下反覆致戒无非謹守爲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  
守之以貞也萬世而下可相見文王之心且可爲不安貞  
而占者之戒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如字鄭玄讀爲礼

音訓履塗氏曰

程子

集解

曰陰

爻繩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  
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凝而  
爲霜覆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  
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朱子曰六陰爻之名陰數六  
水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  
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  
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擅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  
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與消長之際微懶之分則  
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  
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附錄

朱子語「始坤元資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

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人知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里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聖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膠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又曰易中說到陽處便扶助推移他說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淵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唯恐其不衰問覆霜堅冰前向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化之本所不能无但有淑慝之分蓋湯濟而陰慝陽好而人陰不好也猶有書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天微之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復霜堅冰至之象必有天地贊化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銖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

纂註

蔡氏曰霜陰氣始疑也履象初霜象

利一曰六堅冰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堅冰至戒肅也諸爻一陰始生而言履霜堅冰者知微知彰之意。同馬公曰程子曰三陰位在下而象初也。張氏汝明爻二初六猶人一步之行故曰履霜霜始凝上无陽以逆之將遯有至堅冰之漸矣。雙湖先生曰霜只就初爻取象

集解

利一曰六堅冰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堅冰至戒肅也諸爻一陰始生而言履霜堅冰者知微知彰之意。同馬公曰程子曰三陰位在下而象初也。張氏汝明爻二初六猶人一步之行故曰履霜霜始凝上无陽以逆之將遯有至堅冰之漸矣。雙湖先生曰霜只就初爻取象

# 六二直方大不利无往

程子語「至剛以直此大」

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要認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已看一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坤道故下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是對曲而言是直也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是對小而言是直也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是對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爲己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亨者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亨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亨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一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八閑錄介甫釋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解。朱子語劉磯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不習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則難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其險則吉之占明不其儉者是占爲不吉也凡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爲此是成德之事或以爲學者須時習說坤卦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則蔚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則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卦了四重陰而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中二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卦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端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窮意六是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由直方而後大耶時率王德修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坤有此德之本卦安得直由方而後大耶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德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答曰孟子浩然之氣要隻只在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直是氣之本頭而後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答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方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答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方也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大雅不習吉此言不待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又曰習重旨也小方不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又曰習重旨也小方不習吉此言不待重占自无不不利以人道言之。朱氏曰生物而无往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五

尊坤卑各盡其道也。項氏曰蒲陽鄭厚曰坤爻辭皆協  
字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字疑衍不然屬下句安世謂大  
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剥觀則剥傷於柔  
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二居中履正且  
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脩持之義也

章可貞或反之王事无成有終

之成謂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  
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對也三下卦之上故又有從王事之象。郭  
氏忠孝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爲不足其位  
爲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猶五以陰居陽而謂之文。龍氏曰三以  
陰居陽而謂之章猶五以陰居陽而謂之文。龍氏曰仁夫  
日三能含蓄其章美哉爲可貞固之占居下卦上公侯位  
也剛爻有動意故爲或從王事之占陰爻空虛无成功之  
象河圖地无一而有十爲有終之象凡爻有止一象一占  
先生曰六三不正故戒以可貞坤与乾配者也王事乾九  
五事也又曰按李衡云貞者正固之称不可獨訓爲正或  
專变不當固守而守之則凶危

程子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閑閭之時  
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而括縕口而不  
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括古活  
反譽音餘又音頑。朱子曰括縕言結縕口而不出也譽  
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

字自爲句。許氏曰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  
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  
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敗也雖然剝物兼人陽之爲  
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剥觀則剥傷於柔  
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二居中履正且  
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脩持之義也

六二舍

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  
无忌惡之心下得柔一歸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  
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目守職以終其事一有者字臣  
之道也。朱子曰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  
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  
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

附錄

程子語章外見之物含章作吝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  
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朱子語伊川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  
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  
由有章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縕

王氏大宝曰剛

集解

程子曰二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

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王氏大宝曰剛

纂註

王氏大宝曰剛

柔相雜曰文文

位

未仕者便當隱以夫問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橐之象

曰渙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則爲括橐矣

則有咎矣

纂註

林氏栗曰坤爲橐荀九家之說

徐氏祥曰

譽者

當隱身將意焉用名山之托隱以求名者皆不能无意于

咎夫

當隱之招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陰晦之出其法

咎之德

而不去爲君子者不可以不謹也。許氏曰六四有貞順

而居下則元吉

蓋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唯阿乾

爻

爻主於貞順貞順則无過矣。龍氏仁夫曰按朱子當去

爻

爻當隱之語蓋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唯阿乾

爻

爻全身心以應括橐之象者小人之流也豈易旨哉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 五黃裳元吉

集解

程子曰坤雖臣道五实君位故爲之

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

而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爻

六

這意所以說得絜了易說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吉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

當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其黃裳則元吉无黃

裳之德則不吉也它皆效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鉢

註蔡氏曰黃象五裳象六。馮氏曰黃以明其爲地之裳五雖尊配乾而爲下矣。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臯夔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應在乾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臯夔之遇合也乾之事業則堯舜二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爲葬新武氏之類此數爻自爲配應例不同乾爲君六爻皆君事坤爲臣六爻皆應可見乾坤定躰一純而不雜坤六爻无君位與諸卦之有繆流之危莫不賴腹心之臣從權制變而社稷以安君事葬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代之常制然則人臣而行君事无世无之坤之六爻初戒之四戒之上又戒之而五復爲戒懼之辭也不幸而至於大變則爲臣者不敢犯難而任事爲君者終疑其臣於下誰與寄社稷之計不可之大者也亦惟忠誠純至臨大節而不可奪如黃裳者是賴焉而後成社稷之功矣。双湖先生曰隆山所論甚當然先

儒說乃是程傳之意誠以五爲君位不可以臣与婦居之而不知坤既純臣道則六五正大臣之位不得以君位者亦希矣居此位者其以如六五黃裳之大臣焉斯可耳

善觀程傳者正自不妨益致其戒也。許氏曰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子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它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

而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附錄朱子語坤六爻雖有重輕則有對待大抵陰常斷於陽人兼時舉門坤上六陰極盛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爭六既極矣復淮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朱子曰陰盛之極至則底意思砥當問龍戰于野曰乾无對只是

與陽爭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言何耶曰戰而至陰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貞凶可近矣矣

則子耕問革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无對待只无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则不可无乾陰柔不足常本別无陰只是陽盡處便是陰子必大物

註鹽氏曰云戰

##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集解

程子曰陰從陽者

也然盛極則抗而

儒說乃是程傳之意誠以五爲君位不可以臣与婦居之而不知坤既純臣道則六五正大臣之位不得以君位者亦希矣居此位者其以如六五黃裳之大臣焉斯可耳

善觀程傳者正自不妨益致其戒也。許氏曰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子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它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

而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附錄朱子語坤六爻雖有重輕則有對待大抵陰常斷於陽人兼時舉門坤上六陰極盛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爭六既極矣復淮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朱子曰陰盛之極至則底意思砥當問龍戰于野曰乾无對只是

與陽争而与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言何耶曰戰而至陰俱伤其血玄黃不言而貞凶可近矣矣

則子耕問革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无对

待只无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则不可无乾陰柔不足常本別无陰只是陽盡處便是陰子必大物

註鹽氏曰云戰

失於防漸至无陽之嫌野者又罪陰之不能退避非其所處之位。徐氏曰龍陽象野極外之地。上象陽大陰小陰微故爻称龍戰于野說卦又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驗本不能與陽爭六陰已窮于上十月之卦也至此陰盛陽諸氣候而可見血傷也。玄黃之象也。李氏開曰乾位西此能无傷故又有其血傷也。黃陰也。陰陽既爭則皆能而陰窮亦薄陽而戰焉。曰龍戰則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自敗龍戰之義深矣。林氏栗曰龍戰于野是龍与龍戰也。野者天地之際而戰者也。而稱血主陽而言戰故曰龍主陰而言傷故曰血乾爲赤。而稱黑天地之正色也。赤變於黑爲玄黑變於赤爲黃。馬氏掎曰主龍而言戰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啓与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啓与也。之後天八卦乾居西北其辰則亥也。以陰陽配十二辰言之陰終於天氣之坤乘地氣之乾其勢不順其氣相薄故乾乾其氣行乎天方位之氣鍾乾坤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用六猶言陽激而上戰坤陰此萬物常永貞固。朱子曰用六信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

## 用六利永貞

集解

程子曰坤猶在六之道利在

附錄  
易會通二  
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在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

利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

貞關捩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云得他永

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者慮其侵陽而欲其永守牝馬之貞以保其柔順之利永貞也。

劉氏曰易道窮則變變則通上六不知通變陰道已窮也。

利與陽戰而受傷苟能通變以用六而知永貞於柔順之爲

利則无戰傷矣。馮氏樹曰乾極矣九將變而爲六能用九則不失其爲臣之節用九在无首用六在永貞求貞所以用六則

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程子語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貞否先生曰是

順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肩入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

程子語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可用貞否先生曰是

順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肩入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

附錄

## 大家傳

##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集解

程子曰

道之大徧

乾也非聖人孰能躰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

物。朱子曰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

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程子語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貞否先生曰是

順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肩入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

程子語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可用貞否先生曰是

順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肩入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

勢以其順。那突然後自順淵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則傾倒了不能如此之无窮矣。惟其底物高下相因。無窮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它順。若是薄德載物銘。又曰天行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地勢坤故君子躰之以厚。子躰之以厚。又曰天行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地勢坤故君子之德。載物銘。有二地然以漸高行者莫覺此坤所以爲順也。雙湖先生曰坤位西南申方士長生之位生而不已故厚而无窮。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集解**李氏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德。楊氏万里曰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衆勢力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集解**朱子曰此以地道中之大均也。孔子贊乾以始生萬物則坤元極至之功。與乾元之大一也。故乾資始而有

**解**程子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

**附錄**程子語。時聞乾底享時坤底亦享。生是生物。即乾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缺處。只是土石亦一物尔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舍弘光大品物咸亨。

**集解**朱子曰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集解**程子曰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始也。舍弘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

**附錄**朱子語。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乾故亦至于乎光大也。游氏曰其靜也翕故曰。

**附錄**朱子語。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乾故亦至于乎光大也。游氏曰其靜也翕故曰。

**附錄**朱子語。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乾故亦至于乎光大也。游氏曰其靜也翕故曰。

**家傳**至

解

羅氏拾遺。朱子語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明而有慶。以文王八卦辭。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爲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後得。爲它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後。得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此先迷後。得爲它柔順。故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底事。曰是如此。此文幕又曰。牝馬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健行却後得。而有慶。牝馬不可分。爲二。今姑分以見其義。張子曰。坤先迷。不知所可得其常矣。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也。

#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音訓應。陸氏曰。應對。

集

程子曰。乾之用。陽之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形而下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

弘寬裕也。光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一作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朱子曰。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前數句。說元亨者。却說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北馬地類。緣它。趨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 分理會。淵上文言。君子之所行者。柔順利貞也。○雙湖先生曰。馮氏稱彖。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湧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音訓喪。陸息浪反。集解。朱子曰。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附錄。程子語。陰必從陽。然後乃有終慶也。利牝馬。朱子語。得兼陰陰。不得兼陽。繫註。馮氏。馮氏。然後乃有終慶也。

#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湧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音訓喪。

集解。朱子曰。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

附錄。程子語。陰必從陽。

繫註。馮氏。馮氏。然後乃有終慶也。

十一

易二

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躰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也道之无疆也無疆天之不巳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无疆而无疆天之不巳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朱子曰安而目貞地之德也。應地无疆爲卜筮之詞恐記者之誤也答方士鑑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使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渢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旣會生物便是動若是他健後如何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所以躁剛便不安貞吉淵。丘氏曰无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子法地法天皆不出於一天德之无疆而已矣。

附錄

朱子語彖辭乃卜筮辭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之吉

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音訓覆霜堅冰晁氏曰徐氏无堅冰二字王

昭素以徐氏爲然胡先生亦云然凝陸魚冰反馴

項氏曰魏曹不時許云奏

云易傳曰初六覆霜堅冰晁氏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曰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冰一有也字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朱子曰按魏志作初六。郭氏京曰陰始凝也无堅冰二字。郭氏京曰陰始凝也上誤增堅冰二字王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項氏曰魏曹不時許云奏微霜與堅冰時候頗異不合相連結義疏云初六陰氣之微初寒之始履踐其霜微而漸積乃至堅冰也履霜者從初至三堅冰者從四至上

十一

易會通二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以方也不吉无不利地道光也。

集解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

附錄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附錄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輝

集解

程子曰夫子懼人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可當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終者也

集解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程子曰永天而

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

集解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程子曰永天而

然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

集解

程子曰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訓知音

陸音

集解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朱子語問坤之六

程子曰永天而

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括囊无咎慎不害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集解

程子曰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纂註

鄭氏改詩曰文在中謂五爻中緼陽明之義也。余氏曰坤六五黃裳元

不中故直方但言其質之

# 裳元吉文在中也

集解

程子曰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爲元吉。

近氏曰慎釋括囊義不害

黃

朱子曰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纂註

鄭氏改詩曰文在中謂五爻中緼陽明之義也。余氏曰坤六五黃裳元五則爲黃裳所以可貴也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

不中故直方但言其質之

程子曰陰盛至於窮

吉象曰文在中則止發黃裳義蓋通坤卦皆可言裳唯六

不中故直方但言其質之

程子曰陰盛至於窮

朱子曰陰盛於窮則必爭而傷也

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朱子曰初陰後陽故曰大終而終大爻為小

朱子曰陰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

#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集解

程子曰陰

朱子語坤至柔而動也剛坤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問坤之德歟似此順則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故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道夫其發

朱子曰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主所以大終也

子夏曰柔戒於邪長正乃利也。朱氏曰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

朱子曰陽

朱子語陽爲大陰爲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

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謂以

朱子語陽爲大陰爲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

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謂以

朱子曰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

朱子曰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

朱子曰陽

# 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集解

朱子曰剛方謂生物有常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附錄

朱子語坤至柔而動也剛坤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問坤之德歟似此順則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故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道夫其發

朱子曰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主所以大終也

朱子曰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

附錄

朱子語坤至柔而動也剛坤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問坤之德歟似此順則

朱子曰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主所以大終也

朱子曰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

附錄

# 後得主而有常

集解

朱子曰復亨義主下當有利字

附錄

朱子語坤至柔而動也剛坤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問坤之德歟似此順則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故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道夫其發

朱子曰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主所以大終也

朱子曰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

附錄

# 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集解

朱子語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

附錄

朱子語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

朱子語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

朱子語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

附錄

朱子曰復明承天之義。此已

上申彖

附錄

朱子語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

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卦至靜而德則

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卦則不可得見。方

纂註

李氏曰：坤至柔而動其間亨与利之事也。純坤之用始於元而終於貞而以亨

利爲其間之功用与乾則一耳。獨惟純坤之義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不應。一以柔順爲正承天而時行此總言純坤之大卦以爲坤用。元亨利貞之德者當後天而不可先天也。○雙湖先生曰：此

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曰：又作殺同式

士心反。辯陸氏曰：如字馬

集解

程子曰：天

云：剝也。荀作變。晁氏曰：按辯古文變字

易會通二

卷之二

事未

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

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斷不可長。小積成大譖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一无於字。狀小惡而至於一无於字。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殃於良反。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

於微也。○朱子語陰陽皆自微至著。不似霜冰之戒也。霜於微也。

纂註

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覆霜

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

辟正諸爻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

來者有漸。復節節有變之者則不至於純陰矣。由變之不早。遂致於純陰覆霜至堅冰。臣子之弑君父也。又以八卦之方位重卦十二月之氣參之。乾位西北正十月之時。純卦氣至此爲坤。以坤之氣乘乾之位。尊卑倒置。又象爲能戰于野。此臣子弑君父之象也。聖人移上六象於初六。言之使人勿漸。不可長變。必早速覆霜而即備其堅冰也。○呂氏曰：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勸忠臣孝子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懼亂臣賊子也。庶乎爲臣子者。希福而爲善。懼禍而不敢爲惡。此聖人之心也。臣子者。希福而君父也。言卿比小人必有弑逆之禍。積謂從微至著。凡大

惡非一朝一夕卒暴而成若君父一見其不善必即去之則不至成惡由辯之不早至於弑逆君父之罪也。揚氏

謂曰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一新不滅

炎炎柰何見善明者可不戒之於其漸辯之於其早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行也。

陸氏曰張璠本此上有易曰字衆家皆无

音訓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子集解程

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一作則直內義形而一作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罟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朱子曰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躰義謂裁制敬則本躰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狃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

附錄

之

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

程子語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无非僻

習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

朱子曰此

件事着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

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文字必別入開錄切要之道无如

大臨彥明

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文字必別入開錄切要之道无如

朱子曰此

敬以直內周上心敬則內自直胡氏拾遺頴是直內乃是

朱子曰此

生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

易會通二

易會通三

易會通四

易會通五

易會通六

易會通七

事也但存此涵養父之自然天理明入開錄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之理同謂敬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无害當更无害也因說往年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之道不備者也湖南語德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學本胡氏拾遺辨六二文言云坤道也誠爲統躰敬爲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内外之道則万物流形故義以方外光庭是以仁者无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且始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外惟恐不直內直則外必方周齐已孟子曰仁也者人此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

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游氏拾遺德不孤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便足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李坤卦言賢人之李止如是更无別途大臨。朱子語申六二爻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者若直方大不習外之方謂有義以處之事皆合宜務陽不得如物之方繩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則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也敬而无義則做中无繩毫厘出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易說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更定不恁地截然方正正微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截然方方正正實系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李易二

工夫黃果未有事時只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敬譽如窮義便是能照底又曰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顛倒又牽動他寂然又有裏洞微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敬以直內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无工夫須是微下表裏洞微如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拘主敬有虛騁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而不知就日用間急處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欲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於昏費新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微矣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敬以養其心无一毫私念可義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淵主敬之要固是然平日工夫不可全靠箇敬字不理會善惟集義以祛制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工夫不可偏廢精粗本雅若无敬也不知義之所在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末融液貫通乃善耳荅吳祖敬義二者相濟則无失大字一生受用不窮謂君子敬以直內義之意莫須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出之意

方好日亦不必如此說主一做去則是主一之義但旣有  
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  
敬之名則須着還他敬字旣有義之名則須是還他義字  
二者相濟則无失此乃理也若謂并合謂義自敬出則聖  
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与尋義字意始  
得人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  
事底心斷於内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寓問程子敬以  
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厚篤志切問近思能如  
是則便可爲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  
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窝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  
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  
不可偏用也答方誦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六二直方大不  
是賢人之德如何曰只爲九二是月成底不待脩爲自庸  
言之信至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  
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方  
即是大耳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脩爲之序如此是賢  
人之德也有開伸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

纂註

牟氏

當作敬深

所以進德脩信立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  
從首至尾皆去那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  
將去所以爲孝者事也人傑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純粹蔬  
然文蔚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純粹蔬  
無成有終皆是元貞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  
兢業日進而已如活龍然精采氣燄自有不可及  
立脚做去敬以直內是順底意思是恁地收斂微去窩問  
脩辭恐是顏子非礼勿言之類敬義如仲弓問仁之類脩  
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工夫故屬陽而曰乾道敬  
義來持是退步收斂確實定工夫故屬是錄

陰而曰坤道不知可如此看否曰極是錄  
楊氏曰君子敬不失其正則知敬政字近而誤又轉爲正也作敬  
焉所謂直也若流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  
有方矣敬與義本无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敬有  
内外之辨其实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李氏辨臣曰文言二字皆有位置排苟然也乾九二言義  
此誠乾坤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孝起於  
乾坤六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

仁義之用取諸此。馬氏稿曰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明君子躰坤之德而行之不疑以釋不習无不利日總結此爻之意陰善疑六二以中正故不疑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

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集解

程子曰爲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敗有其成功也猶地

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

附錄

日光而不爲虧然月之光乃

生於天也妻道亦然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雙湖先生曰美三象含六象邦敢成謂邦敢專成也。程氏曰自陽始生而至于極陰輔陽而行邦敢成也及陽靜而專陰乃代陽終其事。

蔡氏曰美陽也六三陰中有陽故曰有美繹章義。

天者地道也三下卦之極故有有終象以數言天數終九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

婦得終夫業故曰代終。李氏舜臣曰三五皆以陰居陽故三有美五美在其中二方進而位不中故雖有美而含

不足以終代其終者地十也。宋氏曰臣子雖有才美含

藏以從其上不敗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

之五正位居尊故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

隱易曰括囊无咎无顰顰謹也。

音訓審陸氏反

程子

附錄

語緯

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爲閼絕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万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閼則万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閼之時括

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变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

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变化草木蕃

充擴不去則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謝良佐。

朱子語草

木蕃如說草木暢茂人傑仁父問程傳曰充廣得去則

天地变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此意如何曰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万物只管各得其

所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鄉則一鄉得

其所充之於天下則天下得其所如如何不天地变化草木

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窒礙賀孫又曰推已及物推

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无穷底意思便有天地变

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

之不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已之富欲人之壽欲人

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集註

李氏舜臣曰

地通泰之時雖草木猶蕃及其閑寒

之時雖賢人亦隱君子觀時之象而逃世匿名非異

名也蓋謹畏以避咎也。游氏曰蓋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順於命也。耿氏曰坤之靜也翕動也。巽惟其時而已。六四當天地之閑是以躰無咎亦无譽矣。

## 君子黃中通理

集

朱子曰黃中言中德

## 正位居體

集解

朱子曰雖在尊位而居下躰釋

也。朱子曰黃字之義也。裳字之義也。

##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

也

集解

程子曰黃寧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躰五尊位在坤則唯一作故唯

衷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支發見於事業德之美之至盛也。陽敷亮反。朱子曰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

四支復

附錄

程子語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事

釋居躰

於四支成章之謂也安節。朱子語二在下

業美之至也

天地之間万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

其美外見者也

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陰雖有

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然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也故陰雖有

美而尚含之五正位而居躰者也故美在其中而發於

十八

纂註

徐氏曰

事業人臣事業之著於世固自有時殆不可

以取三五同功嫌迫之禍也

纂註

徐氏曰

德在內

通理文无不

通言柔順之德

德

黃義正位當在中之位

居躰居下躰而不僭言柔順之德

德

形於外而得當也

釋裳義黃中通理則美在其中而暢於

陽

四支正位居躰則可發於事業

二五皆中二內卦之中其施於外者有

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故曰美之至也嘗謂黃

中通理四字當用涵養不熟操守不固天理有一毫之未

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不得爲黃中也涵養熟矣操存固

矣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脉絡未貫則是狃於

內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无融暢貫通之妙不得爲通

理也必黃中而通理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後爲美之至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謂聖亦此意

理也丹家亦取此義魏伯陽參同契曰黃中漸通理潤澤達

肌膚但作用不同此爲義理存養皆天公諸人也彼爲血

氣保固由人私諸已也

淳者又不可以不辨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

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

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荀爽訓疑陸氏曰如字

蜀才作凝晁氏

易二

按疑古文凝字爲陸干僞反謙陸氏曰戶謙反鄭作謙真陸續董作謙晁氏曰九家作兼云陰陽合居故曰兼

集解

程子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陽戰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称龍見其與

陽也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称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無能无傷故其血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朱子曰疑謂鈎敵而无大小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色

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附錄 程子語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此以上申象傳之意可以設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朱子語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便是天坤便是地潤乾九二是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曾汜手更故曰聖人之學坤六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散以直內義以方外坤之道也但只箇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健坤是守乾如龍相似氣定猛烈故九五便言飛龍在天文言解得活

○ 澄發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亦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卦而已凡看易牢記陰陽兩字看乾坤牢記健順二字便永不失錯人六又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說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坤卦是誠箇无頭物事事都不能爲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亦可見乾卦如創業之君坤卦如守成之君乾如肅何坤如曹參如云先迷後得先迷者无首也後獲進德又是他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七底之日然備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之進德又把他捉有底主意不似乾卦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行之要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刪決意思所以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頗是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側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步故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些更着力把守乾道更多得上回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准

德前兩更有一以巽工夫

乾卦陽陰以位相對言固只一

般然以分而言乾尊而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以並也以一上也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  
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至明易見者如直方大唯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占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爲象不習无不利爲占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爲含章之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旣如此占者亦不見占者用之則爲始雖无成而能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象又貞以守則爲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見占意矣六三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特除了二与五之外初何嘗相應此似不通

日十月爲絕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一陽雖生於子而實始於亥十月之陽生之理无須刻而息爲其純陰而或嫌於无陽也故称熊以明之古人謂十月象曰上下敵應不相与也此六爻雖居相應之位剛柔皆相敵而不相与則是雖應亦不應矣又如未濟六爻皆應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是以此例之則六爻皆應離震巽艮兌是也二卦所以相應者初應四四亦應初二坎離泰爻與噬嗑爻與賜爻應若皆陽皆陰雖居相應之位則亦不應矣江都李衡曰相應者同志之象志同則合是以有應而失者亦有以无應而吉者以无應而凶者決之三以援外人而凶剥六三以應君子而无咎咸貴虛心而受人故六爻以有應而失所蒙六四以无應而困吝斯皆時事之使然故不可執一而定論也又觀彖辭重在二五中剛中應二至若比五以剛升二以剛中應正无妄萃五以剛中應之小畜四以柔得位上下五陰應之六有五以柔中

受之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万物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四

相交乃成澤則爲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爲已成澤則爲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爲屯若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在時則天屯雖未亨泰之時也

## 往利建侯

倫反坎宮二卦

張

集解

程子曰屯有大事

貞一作正固非貞一作正固何以濟也方苞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危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爲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雷也朱子曰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以穿地始出而未申也貞

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

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

##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

易二

二十一



程子語

巡屯雖而有致亨

之道其唯貞固乎然能守

附錄

南

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織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正不变者辭矣師說雜編○朱子語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也先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三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爲民往歸之象從陽也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爻言利建侯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显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鉢凡易中利字後爲占者設蓋是利建侯而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晉文公曾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如重者言之必大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

纂註

南

里張氏曰物之始萌必勾牽拳曲可見屯之義矣○楊氏万屯也○趙氏曰震動於下而坎陷陷之深以軒進紀難爲戒程氏曰震初九元之象也二五相應亨之象也各當其位利貞之象也○李氏舜臣曰屯卦震陽爲主而元亨利貞與乾同長子肖父也以說卦考之乾爲龍震亦爲龍也

爲馬震亦爲馬乾爲健震亦爲健每事皆與乾同若震之色又爲玄黃是乾一陽初爻坤而乾坤之氣皆具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震之受性于乾坤者如此則其出而代乾以用事又何疑哉。徐氏直方曰乾爲父坤爲母六子者乾坤之六子也繼父母而用事者男也震長男也坎中男也艮少男也故乾坤之後繼之以屯屯卦義也下震上坎卦体也凡畫卦者皆自下起下者爲先也長男先中男次之體也者蒙蒙卦義也下坎上艮卦義也中男先而少之間者皆中男也故自屯至比中男者六也。雙湖先生曰男坎之矣父母之生子也長男少男各一而已居長少之而有元亨之義卦辭大抵主在震初九爻分而言之勿利在於建立初九以爲侯乃可以鎮定禍亂轉屯難之時亨通也文王於震首取建侯象又互卦有國邑象國語同空季子爲晉公子重耳占得國遇屯嘗取互卦坤象矣自坤卦以下元亨利貞之占凡七卦詳見論在臨卦辭下

#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本亦作盤盤又作槃晁氏曰步干反按古文作磐辭

程子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

般三皆通

易二

二十一

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朱子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难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体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吾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

附錄朱子語問

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侯以爲侯此爻之占与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侯以爲侯也

卦辭巽未知其指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道夫又曰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时又看如何若是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緣易本不是箇綱定底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侯以爲侯也

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侯以爲侯此爻之占与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大臣卜立卦辭巽未知其指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勿用有攸往也。毛氏曰屯以初爲主故以爻盡屯有阻之象。項氏曰初九爻辭全類卦辭曰盤桓利居貞動然志在行正也。馮氏曰盤桓猶言柱石磐桓也桓之義而以餘爻爲之客以究其義蒙之二震之初皆然李氏舜臣曰易以屯次乾坤蓋以太子代父母而經綸也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之

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象所謂君意。其曰利建侯者。非初九其誰耶。故其躉國致君。宜以協濟爲也。若初九。一爻雖重。盡當卦辭。然不曰爲侯。必以利建侯。四爲侯。○爻謂先生。曰屯豫建侯。固以震陽爻爲侯也。故也。初九爲侯。則以坤爲國邑。艮陽在上。爲小石。則震陽在下。爲磐石。一陽象。

六二屯如

遭如秉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孚于年乃孚

集解

程子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作五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

雖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婚爲剛。陽沂過。故爲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正應也。疑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

不字。苟貞一作正。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向也。易之初義。如此。朱子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礼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已爲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有此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

附錄

居動

上

之爻。固爲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踰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無他。說可據。只得且隨他說。然每不爾。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則有踰。如已皆正指。六二也。問十年乃孚。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不字者。爲未許嫁也。却与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所指。但卒不可穿鑿。姑缺之可也。朱氏解女子貞。不字作許嫁。笄而字貞。伊

川說作字

纂註

馮氏稿曰班從刀分玉人馬異願也書班師左傳班馬之聲古語則然婚媾當作昏

張氏

日屯者物之初有婚媾象○王氏安石

日易之辟有

婦有婦人有女有女子婦有夫之辟也婦人言其爲母也

女未有夫人有女有女子婦有夫之辟也女子又言其爲子也此言女子何他以也以有所怙也以有所怙故乘剛而不失正也其有所怙者何也

也以九五爲之應也○都氏曰女子臣之未受命之象○馮氏當可曰初寇二二欲應五而不得應屯之象也自已行藏他人得而制之者陰柔故也○徐氏曰愚闇之師曰

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非不凶也而五柔之得譽命○孔氏曰因六二之象以明男女婚媾之事其餘人事亦當法此如有人逼近於誰遠

有外應未敢遽進被近者所陵經爻之後乃得相合是知男事皆象於此非惟男女而已○諸爻男女之象義皆然○

双劍先生曰說卦震坎稱馬蓋本諸此日鼎足曰美脊又

以初中二陽名也坎上震下故爻多馬象二東初上東五

四應初亦云乘若三爻東馬皆稱班如而上獨泣者以時當屯難宜班如不可速往然二四皆有正應可歸上獨窮極下又无應所以泣也他卦諸爻稱馬姤貴四大畜三明夷二睽換初中字四自大畜取乾象外餘皆有震坎大畜

亦有互震以是知諸爻稱馬多就震坎取象又与文王取

陸氏音訓鹿陸氏曰王肅作麓云山足是氏曰按鹿古文幾

也舍陸氏曰式夜反止也徐氏音捨象同名陸力刃反又力慎反

集解

程子曰六三以陰

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

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朱

子曰陰柔居下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則徒取窮吝而已○朱

子語問即鹿无虞日虞只是虞人六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貪求陽欲乘陰則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无正應妄行取

困所以爲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雖苦不舍而往是致咎之道這道理若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賀孫

馮氏稿曰虞人掌山澤之官吝不足之意易以吉凶所

得矣而多爲悔吝无咎之辭何也天下之理惟中則

# 六二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易二

二十一

朱子語問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陽則

中得中則吉失中則凶未至於失而不盡乎中者則有過而不及過過也不及亦過也故悔則知過而必改吝則知

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郭氏京曰鹿當作麓。趙氏曰屯卦惟初与五以剛明之才處屯難之卦可以小得

餘四爻皆以六居之幽弱之資安能濟難故二与四与上皆乘馬班如而三即鹿无虞也。雙湖先生曰鹿山獸亦

取互艮象矣虞山澤之官上六在艮山之上象三上无應義徇利或黨比不容皆曰吝朱子曰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海則自凶而向吉吝則自吉而向凶得之矣

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所求此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

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朱子曰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

## 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六四

六

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

不濟哉。朱子曰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

附錄

朱子語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則恐其未然也銖

纂註

雙湖先生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出初九在下來求四爲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

六四求婚媾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先行以是爲吉无不利者乎。楊氏時曰六四不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乘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爲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耳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

大貞凶

集解

程子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也矣以其无臣也故

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已而欲墾正之求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已而欲墾正之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害之僖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以至於亡矣。朱子曰九五雖以陽剛昭也不爲則常屯以陽剛

柔

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昧有

病

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誠

雖正而不免於凶

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

附錄

朱子語伊川易解也失契助說

卦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

与小黃門哨果實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

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

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變動便成大

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惟一初九索而在

下賢而在下然則將欲有爲誰與有爲

馮氏當可曰九

爲助則可以解也初九其人也又蔽於三陰磐桓而不得

進豈得不屯耶

李氏猶臣曰小者貞固則吉大者貞固

則凶猶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者也

李氏椿年曰小者无以出險故貞則吉

蔡氏曰屯者物始生之時初与五皆剛而初得時五雖以

剛居中正之位弗及之矣得位失時膏澤屯塞之象

丘氏曰五坎財賄而失勢初震躰動而得時

余氏曰坎坎

言膏鼎離亦言膏貞當如周禮訓問詳見卷九下雙

湖先生曰凶有但言凶者有貞凶有終凶有有凶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

使然禍成而不可解之謂也

集解

屯之終往險之禍而已故其象如此

聖人逆以示人使早窺之陽者又有必凶之理其兆已形

之甚至於泣血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

楊氏万野曰屯

無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

可濟矣

朱子曰陰柔无應處屯之

終往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上難極非剛明

胡氏大焱曰四乘震馬而利

必亡而已唐之僖昭是也

郭氏忠孝曰二之班節待五之媾四之

班如待初之往六班如獨无所持進退不決而自傷耳

有持上六處險之外乘馬无所

李氏舜臣曰屯難之壯未可遽往故諸爻求應皆班而

適從痛時閔道而泣血連如也

程子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零所

論理也便直作綸非

程子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零所

# 經綸

撰書禮樂施政事黃顥云經綸匡濟也本亦作綸

陸氏曰論音綸鄭如字謂論

程子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零所

晁氏曰苟云經常也

# 集解

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

卷之六

上六秉彞雷屯君子以

易二

二十

以爲屯君子觀屯之象經論天下之事以濟於屯一元也。字難經緯緝謂營爲也。朱子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緯治絲之事經引之綸。

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卦歸二爻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緯而需乃言飲食宴樂屯是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无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

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微破地尚而出不无翻覆難故當爲經緯其義所以不同也。時辛

郭氏編曰坎在上爲雲在下爲雨。李氏編曰坎在震上爲屯以雲方上升而未散也坎在震下爲解以雨澤既沛无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解者乃所以散屯而雷方興則也難之始也。姚氏曰綸緝也以織綜經緯。

項氏曰經以象雷之振綸以象雲之合。雙湖先生曰二陽象經四陰象綸經上止下動而綸以橫之也。游氏曰

經綸者因清滑理而治之无汨其序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此。

始交而難生。音訓難陸氏曰乃日反六二家同賈逵註周語云畏憚也。

張氏汝晦曰物生向上其象震也爲坎冬得男也。淵

二卦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寒氣所鬱盤屈地下而未達此其爲屯之

陽上面不全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象。

辭所說剛柔半在人事上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

震一索而難生也。楊氏時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毛氏曰屯者其生難俗謂乳字爲難月然則難

生者生未生之間也已生則解矣。

䷂ 動平險中。集解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朱子曰以二卦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坎冬

陽則難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爲難屯之義

朱子語問屯本義下有云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

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用文王本意

則宜守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

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

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

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朱

一畫蓋草之方萌未達故其根芽盤屈而不能伸難之象也然一陽才動於下已有不可遏之勢故曰大亨。馮氏

謂震之一陽亨于九五之貞乃所謂利也。

雷

集解朱子

言之則剛柔始交日以雲雷二象

二十七

集解朱子

程子曰以雲雷二象

附錄

言之則剛柔始交

附錄

朱子曰坎冬

得男也。淵

二卦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寒氣所鬱盤屈地下而未達此其爲屯之

陽上面不全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象。

辭所說剛柔半在人事上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

震一索而難生也。楊氏時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毛氏曰屯者其生難俗謂乳字爲難月然則難

生者生未生之間也已生則解矣。

䷂ 動平險中。集解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朱子曰以二卦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坎冬

陽則難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爲難屯之義

朱子語問屯本義下有云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

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用文王本意

則宜守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

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

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险

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朱

一畫蓋草之方萌未達故其根芽盤屈而不能伸難之象也然一陽才動於下已有不可遏之勢故曰大亨。馮氏

謂震之一陽亨于九五之貞乃所謂利也。

集解朱子

言之則剛柔始交日以雲雷二象

二十七

集解朱子

程子曰以雲雷二象

附錄

朱子曰坎冬

得男也。淵

二卦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寒氣所鬱盤屈地下而未達此其爲屯之

陽上面不全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象。

辭所說剛柔半在人事上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

震一索而難生也。楊氏時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毛氏曰屯者其生難俗謂乳字爲難月然則難

生者生未生之間也已生則解矣。

䷂ 動平險中。集解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朱子曰以二卦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坎冬

陽則難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险中爲難屯之義

# 動滿盈

集解

程子曰所謂大亨而貞一作正者雷

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觀屯未

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

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固也之道亦在夫一无夫字貞固也

思溢底意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草昧音訓

程子曰上文造陸氏曰音妹廣

雅云草造也董云草昧微物而不寧陸氏曰而辭也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

附錄朱子語雷雨之動

程子曰上文有既字言

時運也草莽亂無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朱子曰以二卦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卦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爻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附錄朱子語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而

程子曰上文有既字言

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

易會通三

二十

可无君故須立君。問屯彖辭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本義云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爲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先生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卦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

纂註中未明之象

蔡氏曰草昧地

說者交雜混了故竚語意重複錄丘氏曰彖傳大率於章首先釋卦名義次釋卦辭又次釋卦義有未盡者從而推廣之此彖傳之定例也其辭則雜之義言如剛柔始交震而難生坎之類是也卦象以天地取卦辭卦象卦德卦變四者互明之卦辭以兩卦及六爻順明險動入止說言如動乎險中之類是也卦象以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言如雷雨之動滿盈之類是也卦象以兩爻往來上下言如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卦象以天地謂屯也。毛氏曰天造草昧即生民之初也。胡氏時曰謂屯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雙湖先生曰動以雷言雷謂屯也。天造草昧者焚焚泥泥之貌言天造之初如自此所象昧北方故天造作也震動象草東方震物生



文作薰握持垢也易再三躰

集解

程子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

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与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之道以發其蒙也。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服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消利以貞正又二離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朱子曰艮亦三畫卦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蒙以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与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正也。附錄朱子語伊川說蒙亨彷彿是指九二爻說所引云剛中淵問蒙之地蒙之意如何。山下有險蒙不勝蒙之地也先生云山下已是窮極險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此是心下體究渾問既而我

易二

卷三十一

纂註

郭氏痛曰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稚先生曰然錄所謂稽实待虛當盡而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繫曰發此一例即九二以剛中之德蒙所以亨也。沈氏曰蒙昧而能亨由舊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也解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張子曰礼聞來李不聞往教來李者就道義而李之往教者致其人於伊尹李焉而後臣之。徐氏曰初筮我求童蒙是也。楊氏時日湯之上九言卦有内外卦初筮外卦再筮主九二言再三主居再筮之三也。項氏曰二坎艮互坤水土相雜汨而在震成泥故有瀆蒙之象。

初九爻蒙主在以九二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  
艮爲少男方有賴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屯建侯之  
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載觀文王爲卜筮演易所  
於蒙比二卦發明六十四卦尚占之例以示後此蒙就二  
陽言筮九二取初筮之象初下卦也上九取再二瀆象再  
上卦三上卦之三自二至上有頤口之卦震動又當初筮  
故告之再三適當艮止故不告也然二陽爻皆不正故又  
有利貞之戒○汪氏曰聖人用易以明民任之卜筮或所  
得之辭闊然不相對者何哉古人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  
若誠有兩可之疑而合筮之必誠敬專一以達于神明故  
神亦以正告之倘有一毫不敬不誠不一則問此而答彼是則  
實神明之所不至而不告者也故文王於蒙特發不告之  
例夫牒蓍必成一卦卦爻必皆有辭何以言其不告也蓋  
誠意專一則神告之辭皆應所問否則問此而答彼是則  
不告也若是而臆度遷就曲推強取以定吉凶惑之甚矣

## 初八發蒙利用刑人用

### 說桎梏以往吝

陸音質桎陸氏曰古毒反徐又音稅桎

季子曰棓小亦雅云杻謂之棓械謂之桎粗音集解初以陰居下下民之蒙一作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

當暗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

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  
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  
桎梏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  
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  
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革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  
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  
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  
而无恥給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朱子曰以  
是也當如附錄朱子語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  
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  
方可用說桎梏當如此易說治蒙者當寬慢蓋石氏曰二以陽明下照於初故桎梏之蒙得以發也○索氏曰刑桎梏初之象坎離於下艮止於上有說之象又曰蒙不但物生之  
樞凡昏迷不恭者皆蒙也○丘氏曰發蒙者必于其初初  
六以陰暗之蒙切近九二陽明之賢足以開發之故曰發  
蒙○胡氏曰若其性識至暗以犯教化則當用刑以正之  
曹桎梏而自悟又當教之○鄭氏雍曰發蒙所以教也用

刑所以輔教也此明刑弼教之意。楊氏時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矣。

○王氏宗傳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制官刑嚴于有位

用訓于蒙七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孚克家

音訓

陰暗正蒙士也

荀子曰包舍

程子曰包含

集解

容也二居蒙

氏曰京房鄭陸續一行皆作彪文也  
之世有剛明之才而与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朱子曰九二以剛陽爲內卦之主統治群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易二

三十二

附錄

朱子語類

中說剛中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擊蒙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爲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以九二爲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時牽

纂註

張子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蘭氏曰凡

易之言包者皆自外而包內泰之包義否之包承姤之包有魚包瓜皆自上包也。蔡氏曰婦五也以剛柔相應言子二也以剛居內言。楊氏万里曰五求二二匪求

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

以建侯而有經綸之功此長子事也故以剛中而有克家

之能此以子事也良以柔巽而得童蒙之吉此少子事也

乾坤三子至是各得其宜矣。雙湖先生曰按蘭氏自上

包之說以包初六爲言耳本義統治羣陰則初所宜包也

卦有互震震爲蒙嗣亦有子克家象

六二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

攸利。音訓取陸氏曰七

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

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陰柔處蒙閼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

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所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sup>附</sup>錦程子語不有躬无攸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而挑之若魯春秋胡之爲者語錄。朱子語六二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時卒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万物<sup>附</sup>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已爲先應物爲後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賀孫問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此便<sup>附</sup>是爲繫註張子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乾之策乾爲金也。馬氏荷曰朱子曰若魯春秋胡之事易得故以爲夫春秋胡之事亦可言也。郭氏雍曰易於有應言婦无應言女三舍正應稱女可也。項氏曰艮爲躬曰<sup>附</sup>於一也。蘭氏曰凡易之言金皆取陽爻九

不有躬明棄上也。雙湖先生曰互震爲艮反躰亦不有躬象勿用取无攸利戒占者之言若六三之人自占得此知見棄於人若是亦可內省而自改也。李氏舜臣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竟若舍初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屯不趨下乃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sup>易會通二</sup>

## 六四困蒙吝

集解

程子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朱子曰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sup>附</sup>程子曰困讀如困而不吝之困。徐氏曰陷二柔之中无得乎欲從上下又皆陰蒙暗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陰麗於陽陰陽相雜則蒙乃徹明乃開故曰蒙雜而著不交于陽无以發明則困而不吝鄙吝之資不言可知矣<sup>附</sup>程子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朱子曰柔中居尊

## 六五童蒙吉

集解

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象爲童蒙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纂註

楊氏時日五居

草位而下求九

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苟有求焉後臣之由斯道也。李氏曰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孚然德之士也而後臣之此六五之事太甲成王師伊周之象也。童蒙此以少主當位以柔居尊必能遂志務孝廉從道吉。雙湖先生曰承上應二皆有師事義故

## 爲寇利禦小寇

氏曰馬融鄭荀爽一作繫禦陸氏曰魚

程子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

又作備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之也。秦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朱子曰以剛居上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大過政治大深則必反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爲誘人也。朱子語蒙卦上九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

附錄

易會通

三十四

## 上九擊蒙不利

楊氏時日五居

草位而下求九

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與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无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爲寇者爲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以驅病而我亦得爲醫之道矣所問擊蒙不利爲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先生云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爲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之上說亦或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利用若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不利用爲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端

纂註

馮氏

手故曰擊。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居過高之位在下者既昏蒙在上者又高亢情意不接彼此扞格乃以爲濟而至於擊蒙也。張氏汝弼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困蒙初比於陽則發蒙五應於陽則童蒙吉。雙湖先生曰寇坎象艮止故不利爲寇而利禦坎之寇禦亦止義然所擊者爲誰所禦者爲誰意其擊不正之三而禦熊氏曰屯蒙成卦皆以有坎也致難震爲屯坎阻艮爲蒙

乾坤之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以坎而成河圖洛書五行之數皆始於一六之水自一至六水數生成始備亦可

見之矣

## 大象傳

山下出泉水君子以果行育德

反訓行陸下孟

集解

程子曰山下出泉水而遇險未有所之

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沃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朱子

日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附錄

朱子語問山下出泉水曰古人取象

天的若要解到那切便都沒去處了易說果行育德又是別說

在這裏翻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

者多同上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季

通云育德是艮止也

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

註真氏曰泉之始出山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

惟其静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改有行也君子觀

蒙之蒙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弊

盛大而其用周流矣○游氏曰山下出泉水其一未散其勢

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易會通二

三二五

## 蒙

集解

朱子曰以卦象卦

附錄

朱子語山下有險是卦象

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揚氏時曰山下出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進不舍晝夜育德者取之○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躰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以解艮之靜

易會通二

三二五

解井皆然

蒙

集解

洪氏曰彖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

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亦險止捷順麗入說動都

包括得盡喚

蒙

集解

程子曰

蒙求我志應也

一

音訓童蒙求我陸氏曰

朱子語山下有

程子曰

蒙求我志應也

二

朱子語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

之賢

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匪夷求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

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中張仲反

纂註李氏過曰蒙而亨善端之發也。劉氏曰時中謂訓不失時過推則性未成過長則扞格不入。馮氏椅日爻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其於五陰之蒙時而發之无過不及所以亨也。

中也再二瀆瀆則不止口瀆蒙也

集解程子曰初筮謂誠一而來求实

其家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瀆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集解程子曰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正爲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

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有得其時之中謂如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

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作聖之義也

附錄朱子語蒙以養正聖

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時中已自不正卦日何由得會有聖功謂問本義言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以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日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巽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之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之功也盡其道其爲聖人乎。南軒張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蓋童稚之時純一不雜人者失此而巳入於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潭然天成施爲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朱子曰發子克家剛柔

集解

程子曰合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刑無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朱子曰發

接也

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難剛中安能尸其事乎○朱子曰指一二五之應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集解

程子曰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朱子曰順

當作慎蓋順憤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

不順也見利忘身不可取也

##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音訓陸子萬反

集解

程子曰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

吝之甚也實爲陽剛也○朱子曰實叶韵去聲陰資陽以爲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爲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矣楊氏

程子曰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

吝者

吝之甚也實爲陽剛也○朱子曰實叶韵去聲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集解

程子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

## 吉順以巽也

○音訓巽陸氏曰音

集解

程子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

集解

程子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

## 上下順也

○集解

纂註

雙湖先生曰順以爻系言巽以巽志應二言

易會通

集解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朱子曰猶寇以附錄

纂註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集解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集解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朱子曰象曰上下順也

○朱子曰象曰上

程子告陳恒之事頤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曾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向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

集解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集解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朱子曰象曰上

○朱子曰象曰上

程子告陳恒之事頤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曾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向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

集解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集解

程子告陳恒之事頤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曾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向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

○朱子曰象曰上

程子告陳恒之事頤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曾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向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

集解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

集解

程子告陳恒之事頤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曾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向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

## 需有孚惠心勿

○音訓需

○朱子曰需卦之義待而後進也

○朱子曰需卦之義待而後進也

集解

程子曰需卦之義待而後進也

集解

程子曰需卦之義待而後進也

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  
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朱子曰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故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朱子語需主事孚

附錄

朱子語需主事孚

占者爲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言而利  
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涉大川正固无所谓利而涉川尤  
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爲如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勇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矣  
吉問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鎔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爲需先生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不以寧耐致覆溺之禍於尤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安

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甚卽當矣然能致慎亦不至敗

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

朱子語需主事孚

易會遺一  
二十二人

一

朱子語需主事孚

朱子語需主事孚

需主乾而言也言乾陽有孚于九五也。毛氏曰需者乾

也需之主則五也爲三陽計則需以待之爲九五計則援健足以行之而進之也。張氏汝弼曰利涉大川者乾濟半坎也以剛健之德臨事而懼何所往而不利哉。雙湖先生曰需以

健遇坎得名惟剛明能需柔躁則否有孚以因陽言卦辭

乾遇坎象凡八需訟同人盡大畜益渙中孚需乾方遇坎

取涉川象互震皆取木象益互兼取震巽木象中孚互震

涉二卦取乾坎象又訟與同人互巽及有離象蠱互與

大畜互震象渙互巽木行坎水象而二卦又皆互震木

是知文王取涉川象大槩有見於乾坎震巽中孚之爻同見卦圖中。真氏曰按易諸卦凡言利涉大川皆取濟陵

涉難之義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集解

程子曰需者遇險故需而後利

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歎於曠遠利初

也而无過也。朱子曰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猶難豈能需於

尤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李氏舜臣曰安行守靜待時

各纂註水之遠也恒爻也。李氏曰郊外曰野郊言去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李氏舜臣曰安行守靜待時

也

之義以乾之健而必進乃能需以待焉以此涉出何咎之有。薛氏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余氏曰需以初爲之，皆中爻之外也。

## 九二需于沙小者言終吉

音陸氏訓

集解

程子曰其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受害已近故

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而無大害

終得其吉也。朱子曰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善

也。歸去險難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無大害

之小者漸進近故有此象。鄭注曰舌象小陰小指六四二當互兌之進小人懼其害已不免於有

言然九五在上三陽同心小人終當退聽矣故終吉

## 九二需于泥致寇至

音訓

集解

程子曰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

王肅本作戎。朱子曰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

遇剛不中故其象如此。朱子語以其迫近坎險

故有致寇至之象。文蔚

集解

李氏曰進而尤

附錄

從兌取以兌有口

之進小人懼其害已不免於有

## 六四需于血不出血

音程子

集解

程子曰近乎水者爲泥泥性善陷故上進而有以迫起

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

凶也。以柔居險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

血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朱子語

問程傳某竊以

爲穴之象安也本義謂穴者陰陷之所二說不同某竊以

不得分明有个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

到需而爲陷之所安處做所安處不得分故能出於坎陷四是坎陷也一旬柔得正了

索到那上六則六則

纂註

蔡氏曰坎陷四又是坎陷之所在正得坎陷之象未知是否先生曰穴是

馮氏曰偶畫中關穴之象蘇氏曰偶畫中關穴之象

時數既至君子道亨則小人之需者自出穴以避之也。林氏曰李氏舜臣曰需之时二陰作難階一陽于難險之中而一陽在上居位履中剛健之德可輔以有爲者也故在下之三君子同德比義力進而往救之四居人臣之極位偃然乘二陽之上而塞君子之路比之上六其惡尤甚是宜三陽並進而首攻之也。雙湖先生曰坎爲水爲血今不日需于水而日需于血故本義以爲殺傷之地四在下卦之上又自有出

##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集解

程子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

乎穴之象自天付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頤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朱子曰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須有此象但語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爲只有箇背底道理然又頤是正方吉淵坎離中多說酒食想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單氏曰九五得尊位大中需之主也三

今不可考淵寡注陽所以進者以九五也故需于酒食以待之以有礼此羣臣所以爲之用而貞吉也。謝氏曰坎爲水爲踰爲毒水之險毒者酒也。徐氏曰貞吉者得需之正則吉不然宴酣无度非正也凶可知矣。徐氏之祥

○音訓不速陸氏曰如字馬備矣坎爲食象則未聞意坎豕兌羊離雉爲食水在火上烹義著矣

易會通

纂解

程子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

云召他解釋云微也召也終然則變矣在需之極爻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憂故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其憂群剛之來苟不起忌忿怒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暴豈有侮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爲安乎曰三陽乾卦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無得爲安乎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不速客以待之則吉也。朱子曰陰居險極无復有需多引之謂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不正之則得終吉也。朱子語福州劉昭信易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底又不然謂之附錄

纂解

張子曰上无所

恭以納之雖處極上不至於失。朱氏曰客在外主人以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抗而傷上以敬而吉小人不敢干君子君子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需所以爲君子之所謀陰知敬而避所以爲小人之戒。毛氏曰穴者二陰之所燒也而在五左右所以爲城狐社鼠也使人主左右无則小人則三陽者向需之有。馮氏舜曰六畫偶偶則虛虛所以開小人改過之方也。胡氏次焱曰四外卦之初尚有可之之上外卦之終出无可之矣故入而藏出逃伏於巢穴所以避陽而去入其巢穴所以避陽之來

# 以飲食宴樂

作雲。音訓上陸時掌反於天。陸氏曰王肅本李軾烏衍反樂。陸音洛集解程子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朱子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

# 大易參傳

## 雲下於天需君子

易會通一

需則非附錄朱子語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爲待需也。

雙湖先生曰飲食坎象宴樂樂天也乾象。司馬公曰雲上於天萬物養之滂沱下施萬物飲之以豐以肥以榮以滋故君子以飲食宴樂。

# 不階其義不困窮矣

集解程子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朱子曰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三陽在下而上卦遇坤離兌則爲泰爲大有爲夬進无齟齬向也柔順在上而无逆也。若夫坎險在上安得冒進而不少需哉。馮氏持曰前遇巽則爲陰小所畜前遇艮則爲陽大所畜遇坎則險陷在前而不進也。司馬公曰坎陷也而云不陷者何也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

# 需宥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也。音訓位陸氏集解程子曰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中正兼二言

故云

纂註

郭氏雍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

止於不險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爲義大矣能無害乎有其

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中正爲需

宜矣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集解

程子曰既

有孚而貞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

附錄

朱子語

利涉大川

不犯險也需於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輝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今本有无咎

音訓難

陸乃日反利用恒

咎者

集解

程子曰

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

不利朱子曰以卦辭及兩象釋卦辭

程子曰

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

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為失常也需于其所未

集解

程子曰

處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音訓彷

陸氏曰

以善反徐怡戰反

集解

程子曰

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

致寇敬慎不敗也

集解

程子曰

三切逼上躰之險難故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朱子曰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

示人之意切矣附錄路朱子語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

得其吉善處者也

朱子曰

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

集解

程子曰

三切逼上躰之險難故

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錄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

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而又无堅忍之心則不能不敗矣文蔚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占何也錄

言象中本无此意占者不可无此意所謂占外意也錄

丘氏曰寇坎也三既迫坎則害已切已故曰致寇至夫坎險在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於求進自己故曰致寇至夫

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需于血順

以聽也

集解

程子曰

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

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固

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纂註

丘氏曰需之一四乾坎之會也三恃健冒險而

進四據險以待乾之來聖人於三之象以敬告之能敬則

不犯坎矣於四之象以順告之能順則不忤乾矣二者交

盡其道此處需之要也

#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集解

程子曰需于

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附錄

朱子語以正中以中正也

附錄

朱子語

只是一般只是要叶韻淵

朱子語

朱子語

不速之

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集解

程子曰不當位謂以

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

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

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朱

子曰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凡初上二爻皆无位

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

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

銕王弼說初上无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不當

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上是

陰位不得言不當淵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

何曰

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伊川說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

位需上六不當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朱子語

朱子語去聲音見乾卦注都浪反

問不當位如何曰

上六

之不當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不當

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上是

陰位不得言不當淵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

何曰

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朱子語

朱子語去聲音見乾卦注都浪反

問不當位如何曰

上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

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卦言之上剛

卜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

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程子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

訟。音訓訟陸氏曰才用反爭也言之於公也鄭云辯財也

字也鄭云堅齋悔貌彖同陽陸湯歷反彖同中陸氏曰如

丁仲反彖同吉陸氏曰有孚惠心

句湯中吉一句

程子曰訟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

人難有孚亦須塞未通不室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繩

吉凶未可知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

事則凶也

丘氏曰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爲訟不公則

爲誣爲詐非訟也鄭氏汝諧曰坎之三爻惟

二剛而无應窒於二陰之間窒生訟訟生惕。馮氏當可

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胡氏允曰曲直未

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處尚之相繇

是也終凶雍子納賂而蔽罪邢侯是也

利見大人不

# 利涉大川

集解

程子曰：訟者求審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

涉大川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以爲內險而外鍵，又爲加憂。且於卦以制其下，又爲內險而外鍵，又爲加憂。且於卦變自適而來爲剛，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孚而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遇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元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覆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凶。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爻，起壓了這船重，漏鉢問訟卦，大旨因言六凡卦辭，取義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備九二正應，在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覆陷之象，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

易

纂註

李氏纂註曰：訟非美事也。乾父坎子，豈真相違乎？

而至於此也哉？乃今涉險如此，聖人重卦之象，

退險，阻持之人，事以爲出戒云尔。故曰：易者象也。毛氏曰：彖曰：利見大人。爻曰：邑人三百戶。此非士庶之爭也。古者諸侯壤地相錯，強弱相凌，故不能無爭。大人者，所以主庶人之爭也。舉其大者，士庶人之訟，可類推矣。馮氏辨曰：夫子主王事，六四之即命，上九之訟，皆卿大夫諸侯之事也。卦特主其重者，言耳。士庶人類求矣。○徐氏辨曰：訟自初至五，有渙爲舟楫，風行水上，利涉也。下而剛見，掩故訟曰：窒惕。○熊氏曰：需訟皆由於坎，不在于乾而在坎。○天與水違，行訟則訟不徒，在坎而在乾。○林氏曰：需訟皆有言，於天需則需，於坎則坎。多不與卦同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吉終吉。

朱子語

附錄

朱子語

朱子語

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无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辯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也。輝

纂註

楊氏

万里

故雖訟而不求位下者。敢於微翹而不敢於大訟。

雖有言而小不求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也。

毛氏

不求謂柔小亦柔也。所事爭辯之事。有言訟訴之言也。

鄭氏

此爻

曰。雙湖先生曰。需二小有言。小指六三四當互兌口。此爻柔而不爭。故不言訟。六爻唯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九一不克訟歸而浦其邑人三。

## 百戶无眚

○音訓通陸氏曰。補吳反徐方吳反皆陸氏

云過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

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若能

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爲有分也。

程子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猶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

約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處甲。朱子曰。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不可敵。故其象占如

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朱子語問三百户解者。牽強曰。

附錄

蔡氏曰。克能也。位彖全說淵。朱子語問三百户解者。牽強曰。

云過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

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若能

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爲有分也。

程子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

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樣子。又不似數

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通竄也。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

何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

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淵。

纂註

蔡氏曰。克能也。位彖全說淵。

朱子語問三百户解者。牽強曰。

如此解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爲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樣子。又不似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通竄也。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淵。

無告○東鄉氏曰。坎爲隱伏通逃之象。○徐氏曰。退處卑小。故不克通逃也。隱兩柔之中有通象。邑內地退處卑小。故

城小示屈服之意也。苟猶處大邑雖曰退處。迹尚可疑。如都

百户其舉全數乎。○馬氏曰。陽有累卦以起義者。乾坤

二爲遠臣。大夫之位古者。大夫食二百八十人之祿。三

後凡六坎而訟其四也。九二其坎主乎。凡一坎坤之策。二

則四十四坎之策。爲三百三十六二爲訟之主。而其策則乾。則

三十六之數也。歸而通之。則餘策三百户之象。朱子曰。三

百户必有此象。今不可致然愚所聞。則傳邵堯夫之數學

者也。又曰。此卿大夫有位者之訟也。○雙湖先生曰。邑本

坤象三爻三百户象。今以九居二。如歸通於三百户邑內

之象。情目繫庶二四互離。目三不正。本合有眚。以二得中

以故无眚。六爻自五君外。上不足。言初三四吉。一僅无眚者。

臣之分

# 六二食舊德貞厲終吉

集解

程子曰二雖居

而應上然質

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上居訟之時也。

## 事无成

集解

程子曰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

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不出則善也。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与坤六三文言亦不協。朱子曰食猶食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荅云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淵古者度德而受祿故曰食舊德此鄉大夫之位也。石氏曰六三順以從上故得保其舊日之祿位。項氏曰三爻舊德坤也。坤中爻動成坎初六六三皆舊德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皆六三之舊辭故聖人引以實其義。易氏曰

纂註

象人臣食舊邑之食謂必无成功以

易會通一

四十一

## 九四不克孚復即

### 命渝安貞吉

音訓。前陸氏曰以朱反變也。鄭云然也。

集解

程子曰四以陽剛而居健卦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一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二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吉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能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即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理變其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則吉矣。朱子曰即就也。命正理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渝變也。尤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訟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朱子語復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復即命句渝句

也

附錄

安貞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不妄。貞爲安貞。爲安貞作。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句讀恐不甚自然。雖

纂註直故不克訟。張子曰射健而比於三理爲不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連竄西矩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

訟四與初訟其上爲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項氏曰訟爻皆以艮位爲象。其命農居。四爲柔雖爲居所移而不克訟然不正之人體不能長守。若能自復於正就其所得之命。變爲六四則以柔居柔。既安且正。長无好訟之矣。蓋以渝字發逐爻自變之例也。○雙湖先生曰按項氏說似通爻三渝字。豫上六隨初九皆以變爻論矣。此爻不正故戒以貞吉。

五訟元吉。集解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附錄朱子語訟元吉便以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足有占无象者。蓋爻便是一爻。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淵此爻便似乾九二坤六

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朱子嘗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毛氏曰使小民无爭。安用有是象訟元吉。便是占淵。○同上。九

則天下不能无爭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篇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入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致之王制則吉也。元亦有爲首義。○游氏曰訟而有孚。節目窒惕中正曲直必定。乃所謂元吉。○雙湖先生曰九五繫訟之主。訟元吉亦爲占者也。○人有正直之事。遇此聽訟之人。自有元吉之道。

或錫之繫帶終朝二褫之。集解音訓錫陸氏曰星歷反步干反。馬云大也。王肅作槃。晁氏曰說文作繫。陸氏曰接魯篆字。終朝陸氏曰馬云日至食時爲終朝。三陸氏曰息曹反。或如字。徐敷紙反本又作補音。同王肅云。人如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朱子曰擊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副居訟極終訟而能勝。

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

戒之意深矣

附錄

朱子語問觀訟一卦之卦只是訟初只不求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鑿帶之錫而不免有終朝之禡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

繫註

郭氏

曰鑿帶大帶也男子帶鑿婦人帶絞蓋爵命之賜非以賞訟。王氏宗傳曰鑿帶不能中剛亦不能純乎柔而爲中卦之飾六三之象也。本從上上以其中間於二剛疑其有上下之交也而終訟之。雙湖先生曰鑿帶指六三言三互帶在二錫之者五耶况命服之節非五不能錫也。馮氏謂曰三居下卦之終終朝之象自三至七歷三爻三褫之下象又曰或曰初六上九不能无訟明矣而爻不言訟何也。南軒張氏曰六爻兩相訟者也以初六對九四剛柔不敵矣故初不能永所事而四亦復即命焉以六三對九五剛柔不敵矣故六三但食舊德而上九錫之鑿帶焉。易九二對九五雖兩剛相敵然尊卑之分嚴不可犯故九二歸而通而九五得无吉焉。楊氏文淵曰訟以平曲宜

易會道二

四十八

也聖人不堪訟而嫌終訟六爻五爲聽訟之主餘皆訟者大抵陽爻好訟陰爻不好訟訟有勝者有不勝者要之於初不永所事二不克而通三從上而吉四即命而渝上得服而訟其皆不終於訟者乎

## 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集解

程子曰天上水

下相違而行二

附錄  
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易説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謂楊氏時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則無及矣。頃氏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也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論豈始之論哉又萬乾謀又屬君子。都氏曰天為三才

大象傳

天

謀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朱子語天自上去水自下去所以爲訟謂作事謀始則訟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也。德司契是借這箇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謂楊氏時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則無及矣。頃氏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也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論豈始之論哉又萬乾謀又屬君子。都氏曰天為三才

大易

上

繫註

# 剛下險，險而健訟

張解

程子曰：訟之爲卦上剛下險，而又健也。又爲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陰，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朱子語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金鑑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 來而得中也

集解

程子曰：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益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詒之中亦爲窒塞，惕懼之義，以陽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孚信，亦必衆阻，窒塞而有陽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

之中，亦爲窒塞，惕懼之義，是以吉也。且有更取成卦之由，爲義若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

據占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

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益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附錄

朱子語問：訟卦剛來而得中也。先生曰：大抵上卦是

剛，安得柔之剛來，即以熹觀之，訟卦本是健卦，來退之六，二爲訟之六，三其九，三却下而爲九，二乃爲訟卦此類。

如彖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皆是如此。處須盡圖子便好，好看又曰：若如先生篇說，則多牽強矣。時率鉢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變自過

附錄

朱子語問：訟卦剛來而得中也。先生曰：大抵上卦是

剛，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易詒。

蔡氏曰：剛來得中乾，自外來交坤而爲坎也。諸卦言往來上下多主本卦，剛柔相交而言也。

而來者，則謂蠱盜賁渙之類是也。惟訟與无妄上乾下坎震一剛自

外來，非由本卦來往，故訟曰剛來，无妄曰剛自外來。

雙魚先生曰：夫子於彖傳中論卦變，始如此訟泰否隨蠱噬嗑。

貴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凡十九卦，多夫子所自取文王卦辭中，有不取變義者，此不盡同於前聖處也。蔡氏所釋卦變與本義不同，然變例無適不可通焉。止矣，故并

纂之。

易會週一

集解

程子曰：然非善事，不

事極意於其事，則不可成也。成譖窮盡其事也。

程子曰：訟者求辟，其是非也。辟之端，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一有或字，非其人，則或不得。

大人九五是也。其中正也，中正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集解

程子曰：与子

入于深淵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陷危險，則陷其身矣。乃

程子曰：訟者求辟，其是非也。辟之端，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一有或字，非其人，則或不得。

大人九五是也。其中正也，中正也。

朱子語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金鑑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集解

程子曰：與卦變卦，則無過正則不偏。以此決訟，故可

釋卦象義。

纂註

程子曰：淵謂坎水之深。單氏曰：大人九五是也。中則无過正則不偏。以此決訟，故可

尚而利見之不利涉大川坎在下也  
亦在下而不得其所濟則入于淵矣

## 小象傳不永所事

訟不可長也

集解

程子曰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  
又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集解

程子曰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

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  
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

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与者也  
故初於四爲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  
五爲對敵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

反徐又七外反逃也

集解

音訓竄

陸氏曰徐都活反訟文云拾取也鄭本作掇陟劣反憂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

集解

程子曰自下而訟其

也○朱子曰掇自取也程子曰守其素分雖一无蹊字從上之一無之字所爲非由記

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朱子曰從上吉謂隨人則吉

明自主事則無成功也

附錄

朱子語食舊德從上吉也是自做不復

以中正也

集解

程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朱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程子曰能如是則爲訟元吉

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集解

程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朱子曰此聽訟故元吉爾身克正周

程子曰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入卯之

恆



